



門武
號 186
卷 10



辨證錄卷之十

清 山陰 陳士鐸敬之甫著

大日本 長崎 淺井俊元民甫校

鶴膝門

人有足脛漸細足膝漸大骨中痠疼身漸瘦弱人以為鶴膝之風誰知水濕之入骨乎夫骨最堅硬濕邪似難深入何竟入於膝乎此因立而行房所成也凡人行房必勞其筋骨至於精泄之後則髓必空虛髓空則骨空邪即乘其虛空而直入矣若膝則筋骨聯接之處骨靜而膝動動能變而靜不能變也不變者形消能變者形大但其病雖成於腎精之虛而治病斷不可單治其腎因所犯者濕耳濕乃陰邪陰邪必須以陽氣祛之腎之精陰水也補精則精旺陰與陰合陰無爭戰之機不戰而邪何能



去故不當補精而當補氣方用蒸膝湯生黃芪八兩金釵石斛
 二兩薏仁二兩肉桂三錢水煎二碗先服一碗即擁被而卧覺
 身中有汗意再服第二碗必兩足如火之熱切戒不可坐起任
 其出汗至汗出到湧泉之下始可緩緩去被否則萬萬不可去
 也一劑病去大半再劑病全愈此方補氣未免太峻然氣不旺
 不能週遍於一身雖用利濕健膝之藥終不能透入於邪所犯
 之處而祛出之也第大補其氣而不加肉桂之辛熱則寒濕裹
 住於膝中亦不能斬關直入於骨髓而大發其汗也至於絕不
 治風者以此病原無風也若作風治愈耗其氣安得取效哉

此症用加味芪

桂湯亦妙

黃芪三兩肉桂三錢破故紙二錢牛膝

三錢水煎服服必有大汗如雨二服愈

一鶴膝之症有二一本於水濕之入骨一本於風濕之入骨也前

條乃言水濕入骨未言風濕入骨之症大約水濕之病骨重難
 移風濕之症骨輕可走至於痠痛則一也雖然痠痛亦有微別
 水濕之痛在一處而不遷風濕之痛移來移去而無定治法不
 可徒治風濕也用散膝湯治之黃芪五兩防風三錢肉桂五錢
 茯苓一兩水煎服服後亦擁被而卧聽其出汗不必驚惶汗出
 愈多去病愈速夫黃芪原畏防風得防風而功更大吾多用黃
 芪正恐人之難受加入防風能於補中以行其氣得肉桂之辛
 散引入陽氣直達於至陰之中又得茯苓共入膀胱利水濕之
 邪內外兼攻內既利水而外又出汗何風濕之不解哉惟是大
 汗淋漓人恐有亡陽之懼誰知用散藥以出汗若為可慮今用
 黃芪補氣以出汗乃發邪汗而非損正汗也邪汗能亡陽正汗
 反能益陽耳所以二劑而收全功也

此症用薏米防

桑湯亦效

防風三錢、桑葉二兩、陳皮一錢、破故紙二錢、薏仁一兩、白朮一兩、水煎服，亦必出大汗而愈，只消一劑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防風, 桑葉, 陳皮, 破故紙, 薏仁, 白朮, 水煎服, 亦必出, 大汗而愈, 只消一劑也.]

癘風門

人有頭面身體先見紅班，後漸漸皮破，流水成瘡，以致鬚眉盡落，遍身腐爛，臭穢不堪，人以為大麻風也。誰知是火毒結成之病乎。大麻風之病，南粵甚多，以其地長蛇虫熱毒之氣，裹住於皮膚之間，濕蒸之氣，又藏遏於肌骨之內，故內外交迫，蘊結不能遽宣，反致由班而破，由破而腐也。此係最惡之病，不特南粵多生此病也。蓋毒氣何地殘有，濕熱乃天地所成正，不可分南北也。治法必以解毒為先，然而近人元氣虛者甚眾，徒瀉其毒，未必不先損其正，惟是補正，又恐引邪入內，要當於補中散邪為妙。方用散癘湯：蒼朮三錢、熟地一兩、佘參一兩、蒼耳子三錢、車前子二錢、金銀花二兩、薏仁五錢、水煎服。連服十劑，可半愈也。連服十劑，必全愈。此方補腎健脾，又有散風去濕化毒之品，則

攻補兼施、正旺而邪退也、倘純用寒涼、或全用風藥、鮮有奏功者矣、

此症用黃金湯亦效

大黃五錢、金銀花半斤、水煎汁三碗、分作三次服、一日服完、必然大瀉惡糞、後單用金銀花三兩、連服十日、全愈、

人有生大麻風者、不必盡在南粵之中、往往居於兩粵之外、而亦生者、人以火毒之入身也、誰知感酒濕之毒而成之者乎、夫酒氣薰蒸、最能毒人、或卧於酒槽之上、或坐於酒缸之邊、皆能成病、大約多得之行房之後、蓋行房泄精、則毛竅盡開、酒氣易中、其病與大麻風無異、但兩粵之病、必相傳染於家人父子之間、獨感酒毒而成者、止在本人、而他人無恙也、治法雖瀉火毒、仍須兼化酒毒為妙、方用解癘神丹、茯苓三錢、白朮五錢、薏仁五錢、黃連一錢、玄參一兩、金銀花三兩、柞木枝三錢、水煎服、連用

十劑、未爛者可愈、已爛者、再服二十劑可愈也、此方健脾去濕、化毒解酒、正氣無傷、邪氣易退、倘認癘風純是火毒、單用祛毒瀉火之味、置酒濕於不問、非善治之法也、然酒濕之毒、何以別之、聞酒香而生憎、飲美醜而添疼、此乃感酒毒而成者也、倘若聞酒香而流涎、飲美醜而作癢者、非感酒毒、乃感火毒也、

此癘成於酒毒、亦可用黃金湯、加柞木枝五錢、照前服之、得瀉而愈、

遺尿門
 人有夜臥遺尿者，其人畏寒喜熱，面黃體怯，大便溏泄，小便必勤。人以爲小腸之虛，誰知腎氣之虛乎？夫腎與膀胱爲表裡，膀胱之開闔，乃腎主之也。蓋膀胱奉令於腎，腎寒則膀胱自不尊腎之令，故腎不開而膀胱亦不開也。治法約腎之水而水寒不若溫腎之水而水縮也。方用溫泉飲，白水一兩，巴戟天一兩，益智仁三錢，肉桂一錢，水煎服，一劑卽止遺，連服四劑，不再遺矣。此方脾腎兩補之法，肉桂溫命門之寒，益智斷膀胱之漏，且白朮通腰膂之氣，自然病與藥宜。蓋遺尿之病，雖成於腎寒，亦由腰膂之氣不通，則水不走於小腸而竟走於膀胱也。通其腰膂之氣，則水迂迴其途，自走小腸。小腸與心爲表裡，而心氣能攝之而不遽遺也。且白朮又能補心之氣，心氣虛則水瀉，心氣旺

遺尿門

人有夜臥遺尿者，其人畏寒喜熱，面黃體怯，大便溏泄，小便必勤。人以爲小腸之虛，誰知腎氣之虛乎？夫腎與膀胱爲表裡，膀胱之開闔，乃腎主之也。蓋膀胱奉令於腎，腎寒則膀胱自不尊腎之令，故腎不開而膀胱亦不開也。治法約腎之水而水寒不若溫腎之水而水縮也。方用溫泉飲，白水一兩，巴戟天一兩，益智仁三錢，肉桂一錢，水煎服，一劑卽止遺，連服四劑，不再遺矣。此方脾腎兩補之法，肉桂溫命門之寒，益智斷膀胱之漏，且白朮通腰膂之氣，自然病與藥宜。蓋遺尿之病，雖成於腎寒，亦由腰膂之氣不通，則水不走於小腸而竟走於膀胱也。通其腰膂之氣，則水迂迴其途，自走小腸。小腸與心爲表裡，而心氣能攝之而不遽遺也。且白朮又能補心之氣，心氣虛則水瀉，心氣旺

而水又難瀉矣。心腎交而泉溫，亦心腎交而泉縮矣。

此症可用黃朮益桂湯治之

山茱萸五錢，白朮一兩，肉桂一錢，益智仁一錢，水煎服。

人有年老遺尿者，不必夜臥而遺也。雖日間不睡而自遺，較前症更重。此命門寒極，不能制水也。夫老人孤陽，何至寒極而自遺乎？蓋人有偏陰偏陽之分。陽旺則有陰虛火動之憂，陽衰則有陰冷水沉之患。少年時過泄其精，水去而火又何存？水火必兩相制者也。火無水制，則火上炎，水無火制，則水下泄。老人寒極而遺，正坐水中之無火耳。惟是補老人之火，必須於水中補之。以老人火衰，而水亦不能甚旺也。方用八味地黃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一兩，山藥五錢，茯苓二錢，澤瀉一錢，丹皮一錢，附子一錢，肉桂一錢，水煎服。連服二劑，溺即止矣。服十日全愈。約照此

方分兩，修合丸散，每日服一兩，永不再遺。八味地黃湯，正水中補火之聖藥。水中火旺，則腎中陽氣自能通於小腸之內，下達於膀胱，膀胱得腎之氣，能開能闔。一奉令於腎，何敢私自開關，聽水之自出乎？氣化能出，即氣化能閉也。惟是八味湯中，茯苓澤瀉過於利水，老人少似非宜。丹皮清骨中之熱，遺尿之病，助熱而不可助寒，故皆略減其分量，以制桂附之橫。斟酌得宜，愈見八味湯之妙。然此方但可加減，而不可去留。加減則奏功，去留則寡效也。

此症亦可用助老湯治之

熟地一兩，山茱萸一兩，益智一錢，肉桂二錢，遠志一錢，炒棗仁五錢，人參三錢，北五味二錢，水煎服。

人有憎熱喜寒，面紅耳熱，大便燥結，小便艱澀，作痛，夜臥反至遺尿，人以爲膀胱之熱也。誰知是心火之炎亢乎？夫心與小腸爲

表裡心熱而小腸亦熱然小腸主下行者也。因心火太盛小腸之水不敢下行反上走而顧心。及至夜卧則心氣趨於腎小腸之水不能到腎只可到膀胱以膀胱與腎為表裡到膀胱即是到腎矣。然而膀胱見小腸之水原欲趨腎意不相合且其火又盛自能化氣而外越聽其自行全無約束故遺尿而勿顧也。治法將瀉膀胱而膀胱無邪將補膀胱而膀胱又未損正然則奈何。瀉心火之有餘而遺尿自止矣。方用清心蓮子飲加減治之。茯苓三錢麥冬三錢竹葉三十片蓮子心三錢黃連二錢白芍五錢陳皮五分丹皮二錢天門冬二錢紫苑一錢玄參二錢水煎服一劑少利再劑大利三劑全愈。此方專清心火不去止小腸之水蓋此等遺尿愈止而愈遺也。

此症亦可用加減逍遙散治之

茯苓白芍當歸車前子各五錢山藥丹皮各三錢柴胡黃連各一錢人參五分陳皮三分甘草五分水煎服

脫肛門

人有脫肛者，一至大便，則直腸脫下，而不肯收，久則澀痛，人以為腸虛下陷也。誰知陽氣之衰，不能升提乎。夫脫肛之症，半成於脾泄，泄多則亡陰，陰亡必至下墜，而氣亦下陷，腸中濕熱之污穢，反不能速去為快，於是用力虛努，過於用力，直腸隨努而下矣。迨至濕熱之邪已盡，脫肛之病已成，必須升提陽氣，佐之去濕去熱之劑，然而提氣非用補氣之藥，則氣不易升，補氣不用潤腸之味，則肛無難脫，要在兼用之為妙也。方用提腸湯，人參三錢，黃芪五錢，當歸三錢，白芍一兩，升麻一錢，茯苓三錢，槐米一錢，薏仁五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肛腸漸升而入，再服四劑，不再脫，此方補氣以升提，則氣舉於上焦，一身之滯氣自散，潤腸則腸滑，濕熱自行矣。

此症亦可用加

味補血湯

黃芪當歸各五錢升麻一錢北
五味子十粒連服十劑全愈

人有不必大便而脫肛者，疼痛非常，人以為氣虛下陷也。誰知大腸之火，奔迫而出之乎？夫大便屬金，原屬於肺，肺與大腸為表裡，休戚相關，大腸不勝火氣之炎燒，不待已欲求救於肺，而肺居膈上，遠不可救，乃下走肛門，聊為避火之計。肛門既屬於肺，大腸畏火，豈肛門獨不畏火耶？况魄門與大腸既有同氣之好，禍難相救，寧忍坐棄，故以已之地方，甘心讓客，而已身越境以避其氣，此肛門直腸所以脫出於糞門之外也。疼痛者火焚被創，無水以養，故乾燥而益疼也。此等之病，用升提之法，全然不效，反增其苦楚，蓋升提之藥，多是陽分之品，陽旺則陰虛，陰虛則火益勝，安有取效之日哉？治法宜急瀉其腸中之火，火息而

金自出矣。然而大腸之火，不生於大腸也，胃火盛而大腸之火亦盛，腎水乾而大腸之水亦乾，單治大腸之火，而不瀉胃中之火，單治大腸之水，而不益腎中之水，則大腸之水不生，而大腸之火亦不息，何以使大腸之氣返於腹中，肛門之腸歸於腸內哉？方用歸腸湯，玄參一兩，石膏三錢，熟地一兩，丹皮三錢，當歸三錢，地榆三錢，槐花二錢，荆芥炒黑三錢，水煎服。一劑痛安，再劑腸升，三劑全愈。此方胃腎同治，兼去清大腸之火，水源不斷，則火氣自消，有不急返者乎？客去而主歸，此必然之理也。

此症用榆地玄

歸湯亦效

地榆三錢當歸一兩玄參一兩生
地一兩水煎服連用十劑全愈

此論陽虛之病。其言曰。陽虛則陰盛。陰盛則寒。寒則手足厥冷。此其大略也。然陽虛之病。其來有漸。始則手足微冷。繼則手足厥冷。甚至身重。此其漸也。然陽虛之病。其來有漸。始則手足微冷。繼則手足厥冷。甚至身重。此其漸也。然陽虛之病。其來有漸。始則手足微冷。繼則手足厥冷。甚至身重。此其漸也。然陽虛之病。其來有漸。始則手足微冷。繼則手足厥冷。甚至身重。此其漸也。

強陽不倒門

人有終日舉陽。絕不肯倒。然一與女合。又立時泄精。精泄之後。隨又興起。人以爲命門之火。誰知陰衰之極乎。夫陰陽原兩相平者也。無陽則陰脫而精泄。無陰則陽孤而勢舉。二者皆能殺人。彼此相較。陰脫之症驟而死。陽孤之病緩而死。似乎驟而死者難治。緩而死者易醫。而孰知陰脫之症。其陽不絕。補陽可以攝陰。陽孤之病。其陰已涸。補陰難以制陽。蓋陽生陰甚速。陰接陽甚遲。故脫陰留陽者。往往可援。孤陽無陰者。每每不救耳。雖然陰根於陽。補陽而陰可生。安在陽不根陰。而補陰即不能生陽乎。使強陽不倒之人。尚有一線之陰在。則陰必可續而可生。陰既生矣。則陽不爲孤陽。陰日旺。而陽日平。誰謂非死裡求生之妙法乎。方用平陽湯。玄參三兩。山茱萸一兩。沙參二兩。地骨皮

○

辨證錄

卷之十

強陽

九

陽虛

一兩丹皮一兩水煎服連服二劑而陽不甚舉矣又服四劑陽又少衰矣再服四劑陽平如故此方純是補陰之藥更能涼其骨中之髓又恐過於純陰與陽有格格不入之意復加入山茱萸陰中有陽也使其引陰入陽以制其太剛之氣真善於制剛也倘見其火旺之極妄用黃柏知母以寒涼折之毋論水不可以滅火反激動其龍雷之怒陰不能入於陽之中陽反離夫陰之外有不至於死亡而不可得也

此症亦可用濟陽湯治之

熱地二兩玄參麥冬沙參各一兩久服自安

人有終日操心勤於誦讀作文之時刻苦搜索及至入房又復鼓勇酣戰遂至陽舉不倒胸中煩躁口中作渴兩目紅腫飲之以水不解人以爲陽旺之極誰知心腎二火之齊動乎夫心腎無一刻不交心交於腎則腎火無飛騰之禍腎交於心則心火無

亢烈之憂若日勞其心則心不交於腎夜勞其腎則腎亦不交於心心腎不交則水火無既濟之好覺一身上下無非火氣於是心君失權腎水無力而命門之火與心包之火反相合而不相離骨中髓動髓海煎熬肝中龍雷之火亦起而相應三焦之火亦且附和以助其炎上之勢火盡上升陽無所寄勢不得不仍歸於下下又難藏因走於宗筋陰器之間陽乃作強而不可倒矣此等之病至危之症也非迅解二火陽何能倒然解火又禁用寒涼以直折其火蓋二火乃虛火而非實火惟有引火歸經少用微寒之品以退其浮遊之火則火自歸源而鮮決裂之虞方用引火兩安湯玄參一兩麥冬二兩丹皮五錢沙參一兩黃連一錢肉桂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火少衰二劑而陽乃倒矣連服四劑而火乃定減黃連肉桂各用三分再服數劑兩火不

再動矣。此方補陰以退陽，補陰之中又無膩重之味，得黃連肉桂同用以交心腎，心腎合而水氣生，水氣生而火自解。况玄參麥冬沙參又是退火之味，仍是補水之品，所以能退其浮遊之火，解其亢陽之禍也。

此症亦可用加

減濟心丹

人參炒棗仁各五錢，熟地玄參麥冬丹皮各一兩，蓮子心茯苓各三錢，水煎服，四劑即安。

發斑門 表出式用痘斑痘疹冬立過下氣二錢白芷一錢

人有身不發熱，胸脇之間發出紅斑，不啻如絳雲一片，人以為心火熱極，誰知胃火之鬱極乎？夫胃火本宜炎上，何鬱滯不宣，蓋風寒外束之也。火欲外出，遇寒遇抑之，則火不得出而內藏，然而火蘊結於胃中，終不能藏之也。於是外現於皮膚，發紅雲之斑矣。此時以涼藥逆投之，則拂其熱之性，而變為狂，以熱藥治之，則助其火之勢，而增其橫，必須以風藥和解之為得。又不可竟用風藥也。大約火旺者，水必衰，不補其水，僅散其火，則胃中燥熱，何以解氛，不得風而愈揚乎？誠於水中散其火，則火得水而有制，水佐風而息炎，斑且消滅於烏有，斷不至發汗亾陽，以成不可救之症也。方用消紅湯，乾葛二錢，玄參一兩，當歸一兩，芍藥五錢，升麻一錢，生地一兩，麥冬一兩，甘草一錢，天花粉二

錢水煎服此方補陰以制火涼血以化斑但用散而不用寒但用和而不用戰自然鬱宣而熱減水旺燥除何斑之不盡消哉

此症用散雲

湯亦神

葛根三錢青蒿五錢生地一兩玄參一兩升麻一錢貝母三錢麥冬五錢水煎服二劑愈

人有滿身發斑非大塊之紅赤不過細小之斑密密排列斑上皮膚時而作癢時而作痛人以肺火之盛也誰知肺火之鬱乎蓋肺主皮毛肺氣行而皮毛開肺氣鬱而皮毛閉其所以鬱者以心火刑金外遇寒風之吹肺火不得達於皮毛而斑乃現矣然則肺之生斑仍是內熱之故治法仍宜瀉火然火鬱於皮毛不用解表而驟用瀉火之品反能遏抑火氣不向外達反致內攻勢必至表症變為裡症尤可虞也故必須散表之中佐以消火則散斑自速也方用散斑飲玄參五錢升麻二錢白芷一錢荆

芥二錢甘草一錢麥冬五錢生地一兩黃連一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斑消二劑全消此方散多於清者以清火則火愈鬱而氣不宣散風則風盡解而火亦息也

此症亦可用蘇

葉解斑湯

蘇葉三錢生地三錢麥冬五錢甘草一錢桔梗二錢升麻一錢貝母二錢當歸五錢水煎服二劑愈

辨證錄
 卷之十
 十三
 火丹

火丹門

人有身熱之後其身不涼、遍身俱紅紫之色、名曰火丹、人以為熱
 在胸膈、誰知熱在皮膚乎、夫火丹似與發斑相同、何分二名、不
 知二病熱雖相同、而症實各異、蓋發斑者、紅白相間也、火丹者、
 一身盡紅也、發斑熱鬱於內、而發於外、火丹熱鬱於外、而趨於
 內、發於外者、有日散之機、趨於內者、有日深之勢、故發斑之症、
 輕、火丹之病重、然不知消火之法、輕者未必不變為重、苟知散
 鬱之方、重者亦變為輕也、故治火丹之病、補其水之不足、散其
 火之有餘、使火外出不在內攻可也、方用消丹飲、玄參三兩、升
 麻二錢、麥冬一兩、桔梗二錢、生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丹化、不
 必二劑、此方用玄參解其浮遊之火、以麥冬滋其肺金之氣、用
 桔梗升麻表散於毛竅之間、用甘草調和於臟腑經絡之內、引

火外行所以奏功神速耳。

此症亦可用防
桔湯治之

防風一錢 麥冬 玄參 各一兩 桔梗 三錢 甘草 一錢
天花粉 二錢 黃芩 二錢 水煎服 一劑 愈

人有赤白遊風往來不定小兒最多此症似乎發斑但發斑有一
定之根赤白遊風無一定之色人以為三焦之實火誰知是胃
火之鬱熱乎夫胃火不鬱必有發汗出陽之禍正惟火鬱不宜
則熱不在外而在內矣然而火盛自必由內達外而外又不可
遽達於是或發於此而移於彼或現乎白而改乎紅竟無有定
象耳論其治法自宜以清熱為主而清熱必須涼血然血寒則
凝滯不行雖血能止火而終難散火必須行血以舒熱耳方用
清火消丹湯生地一兩丹皮三錢甘草一錢玄參三錢牛膝二
錢赤芍三錢荆芥二錢天花粉一錢水煎服連服二劑而丹消

矣再服二劑全愈此方涼血而兼行血清火而並散火既無大
寒之虞自無甚熱之慮鬱易開而火易達矣

此症用荆芥祛
風湯治之

荆芥二錢 甘草一錢 半夏五分 麥冬
五分 當歸三錢 白芍三錢 水煎服

人有滿身發斑色皆黃白斑上有水流出時而作疼久之皮爛人
以為心肝二經之火誰知脾肺之濕熱乎蓋火丹原有二症一
赤火丹一白火丹也赤丹皮乾白丹皮濕赤丹屬心肝之火白
丹屬脾肺之濕然而熱鬱於皮毛則赤白乾濕一也夫濕從下
受其病宜在下身何上身亦成黃白之丹乎蓋脾為肺之母脾
病子願代母以受其苦將濕氣分散於皮毛火熱亦隨之而外
越然而脾病肺尚不至十分之切膚所以濕熱之邪畏肺氣之
健不敢徑從皮毛而泄反畱戀於皮毛之中而色乃外現黃白

耳治法利其水濕之氣解其火熱之炎仍從膀胱下走皮毛正不必外逐也蓋濕熱之盛原在脾不在肺母逐其仇子有不隨之而共逐者乎所以祛其脾之濕熱而肺中之濕熱不逐自散方用除濕逐丹湯防風三分蒼朮三錢赤茯苓五錢陳皮五分厚朴一錢猪苓一錢山梔子三錢甘草三分白朮三錢薄桂三分水煎服連飲數劑丹退而愈此方利水多於散火者以濕重難消水消則火亦易消也

此症用桑白分

解散亦效

薏仁二兩澤瀉三錢升麻一錢天花粉三錢桑白皮三錢神曲三錢水煎服

離魂門

人有心腎兩傷一旦覺自己之身分而為兩他人未見而已獨見之人以為離魂之症也誰知心腎之不交乎人身之心腎無刻不交心不交於腎則夢不安腎不交於心則神發躁然此猶心病而腎不病腎病而心不病也故夢雖不安魂猶戀於心之中神雖發躁魂尚依於腎之內魂欲離而不能離也惟心腎之兩虧則腎之精不能交於心而心之液不能交於腎而魂乃離矣雖然魂藏於肝未聞藏於心腎也心腎虧而肝氣未傷則肝能藏魂何便至於離哉不知肝之母腎也肝之子心也肝居於心腎之間腎虧則無水以生肝而肝傷矣心虧則無液以耗肝而肝又傷矣肝傷則血燥血燥則魂不能藏往來於心腎母不能生子子不能養魂安得不離哉治法似宜大補其肝血以引其魂

之入肝矣，然而魂雖入肝，心腎未補，仍耗損肝木之氣，魂即暫歸而復離，必須兼補心腎之為得也。方用攝魂湯：生棗仁五錢，麥冬一兩，熟地一兩，白芍一兩，當歸五錢，山茱萸五錢，人參一兩，茯神五錢，遠志二錢，巴戟天五錢，柏子仁三錢，白芥子二錢，水煎服。一劑而魂合為一矣。連服數劑，不再離也。此方心肝腎兼治，腎水潤而肝不燥，肝血旺而心不枯，心欲交於腎，而肝通其氣，腎欲交於心，而肝導其津，自然魂定而神安，神安而目然不至有岐視之分也。

此症用合魂

丹亦可治

人參五錢，茯神三錢，炒棗仁一兩，熟地二兩，蓮子心五錢，巴戟天一兩，水煎服。一劑而魂合矣。

人有終日思想情人，杳不可見，以至夢魂交接，醒來又遠隔天涯，日日相思，宵宵成夢，忽忽如失，遂覺身分為兩，能知戶外之事。

人以為離魂之症，誰知心肝之氣鬱乎？夫肝本藏魂，氣鬱則肝氣不宣，宜乎魂之不出矣。不知肝鬱必至尅脾，思想又必傷脾，脾土一傷，即不能輸精於心，肝之內而心氣必燥，肝又因鬱而血乾，無津以潤心，則心更加燥，心燥則肝氣不安，日欲出氣以顧心，而情人不見，心中拂抑，愈動其鬱，鬱極火炎，而魂不願藏於肝中，乃隨火外出之為快。魂既外出，而軀壳未壞，故能回顧其身，視身為二也。治法必須舒肝氣之鬱，滋心氣之燥，兼培其脾土，使土氣得養生津，即能歸魂矣。方用舒魂丹：人參一兩，白芍一兩，當歸五錢，白朮五錢，茯神五錢，麥冬五錢，丹砂末一錢，菖蒲一錢，柴胡一錢，鬱金一錢，天花粉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魂定，二劑而身合為一矣。此方心脾肝同治之法也。而舒肝為甚，病成於鬱，解鬱而神魂自定，然則舒魂丹，即舒肝之

丹也

此症用歸魂
飲亦效

白芍二兩、人參五錢、貝母、香附各三錢、鬱金一錢、水煎服、二劑而魂歸矣

人有狂症初起，身在牀上，能知戶外之人，口中罵詈，嫌家人不出戶，迎入人亦為離魂之病。誰知胃火犯心乎？夫心火本生胃土，有母子之誼，何故犯心使心神之出外，不知胃土乃心之嬌子也。胃弱則心火來湊於胃，胃強則心火反避夫胃矣。蓋心火寧靜，胃火沸騰，當胃火焚燒之時，胃且自身不顧，安顧其父母乎？其犯上作亂弒逆之事，往往不免。故心君姑息寧下堂而走，以避胃火之焚燒，所以心神外出，成離魂之危病也。夫魂既離身，宜隨出隨死，何尚有一二日之苟延？因心神雖出，而心氣猶未絕耳。救法舍人參、竹葉石膏湯，別無一法。然必須大劑煎之，恣

其酣飲，庶几可救。否則尚在生死之間也。方中最宜多者，石膏也。其次必多人參。大約石膏宜用二兩，人參須用一兩，兼而施之，實奪魂之妙藥也。倘因循不用，或用此方，畏首畏尾，少用石膏，人參均無濟於返魂也。或謂多用石膏，少用人參，未為不可。嗟乎！定狂原止藉石膏之多，返魂非人參不可。蓋魂已外越，一時回宮，必搖搖靡定。若不多用人參，何以安神，使之不再離耶？此人參之所以必當多用耳。

此症單用玄參二兩，水煎服，二劑而魂不離也。

人有時值夏令，便覺身體昏倦，四肢無力，朝朝思睡，全無精神，脚
 瘦腿軟，人以為疰夏之病，誰知腎水之虧乏乎？夫夏令火炎，全
 藉腎水之潤，則五臟六腑得以灌注，不至有乾燥之患。然而夏
 日正當水衰，人之腎水未有全旺者也。凡人至夏，雖多困倦，但
 未若疰夏之甚。疰夏者，腎水虧乏，乃冬不藏精之故也。精不藏
 於冬，火難勝於夏，故困乏矣。雖然夏令火勝，多傷脾胃，人之困
 乏，自是脾胃之氣衰弱故也。與腎水似乎無涉，詎知腎中無水，
 不能分潤於脾胃，則脾胃水乾，何能制外火之旺乎？火無水制，
 脾胃受火之刑，則脾胃無津，僅可自顧，勢難轉輸於手足，四肢
 無力，精神倦怠，亦其宜也。治法必須健脾開胃為主，脾健胃開，
 則所用飲食自然變化，精微以生腎水，又得補腎之藥以蒸動

疰夏門

人有時值夏令，便覺身體昏倦，四肢無力，朝朝思睡，全無精神，脚
 瘦腿軟，人以為疰夏之病，誰知腎水之虧乏乎？夫夏令火炎，全
 藉腎水之潤，則五臟六腑得以灌注，不至有乾燥之患。然而夏
 日正當水衰，人之腎水未有全旺者也。凡人至夏，雖多困倦，但
 未若疰夏之甚。疰夏者，腎水虧乏，乃冬不藏精之故也。精不藏
 於冬，火難勝於夏，故困乏矣。雖然夏令火勝，多傷脾胃，人之困
 乏，自是脾胃之氣衰弱故也。與腎水似乎無涉，詎知腎中無水，
 不能分潤於脾胃，則脾胃水乾，何能制外火之旺乎？火無水制，
 脾胃受火之刑，則脾胃無津，僅可自顧，勢難轉輸於手足，四肢
 無力，精神倦怠，亦其宜也。治法必須健脾開胃為主，脾健胃開，
 則所用飲食自然變化，精微以生腎水，又得補腎之藥以蒸動

脾腎之氣，則水土不相尅，而相生，何慮疰夏之病哉？方用勝夏丹、白朮二錢、茯苓二錢、陳皮三分、人參五分、北五味子三分、熟地五錢、山茱萸二錢、神麩三分、白芥子一錢、山藥三錢、芡實三錢、炒棗仁一錢，水煎服，每日一劑，服十劑，精神煥發矣。再服十劑，身體健旺，此方視之若平平無奇，而輕重多寡，配合入妙，既無陽勝之虞，又無陰衰之弊，醒脾胃之氣，生心腎之津，可久餌以取效，亦可近服以圖功也。

此症用鼓神湯亦效

熟地、麥冬、各五錢、白芍、地骨皮、沙參、各二錢、甘草、貝母、各三分、人參、神麩、各五分、白朮、三錢、丹皮、一錢、水煎服、日服一劑、服一月、精神自旺、不困倦矣

人有三伏之時，悠悠忽忽，懶用飲饌，氣力全無，少貪美味，腹中悶脹，少遇風涼，大便作瀉，人以為疰夏之病，誰知脾氣之困乏乎？

夫人之先天乃腎，後天乃脾也。脾氣健，則所用飲食自化，精微足以供腎水之不足；苟或春冬之際，先傷脾土，則土衰難以化物，所用飲食，勢必停住於胃中，腎水無脾土之資生，則腎氣更涸，何能分布於筋骨？此精神氣力之倦乏也。似乎治法宜急補其脾矣。然脾土非腎火不生，腎火非腎水不長，故補脾者必須補腎中之水火也。方用八味丸、熟地八兩、山茱萸四兩、山藥四兩、澤瀉、丹皮、茯苓各三兩、附子一枚、甘草水製之、肉桂二兩、蜜為丸，每日晚服八錢，服半月，健飲服一月，飽悶除矣。服兩月，疰夏之病全愈。夫肉桂補火，而六味丸則純補水者也。補水之味多於補火，則火得水之益而不燥，土得火之利而不濕矣。此仍補先天以益後天之方也。

此症用健脾飲亦效

白木蕨麩各五錢、茯苓山茱萸白芍各三錢、人參二錢、甘草五分、當歸牛膝麥冬各三錢、北五味子三分、肉桂一錢、水煎服、連服一月、精神自健

脚氣門

人兩跗忽然紅腫、因而發熱、兩脛俱浮、作疼作痛、人以為傷寒之病、誰知是脚氣之症乎、夫傷寒症中、原有脚氣之門、然而脚氣非傷寒也、脚氣感染、濕熱先從下受、傷寒感冒、風寒先從上受、故傷寒乃陽症、而脚氣乃陰病也、夫濕熱下感、宜從下治、若用風藥散之、濕邪反致上犯、以風藥多陽升之藥也、陽升陰邪、一至犯心、即死、非陰變陽之謂也、所以治脚氣之病、斷不可以傷寒法治之、宜下消其濕熱、濕從下行、身熱自解、方用消附散、茯苓一兩、茵陳一錢、防己一錢、炒梔子一錢、薏仁一兩、澤瀉三錢、木瓜一錢、水煎服、一劑小便利、二劑身熱解、再用二劑、而脚腫消、再服二劑、全愈、此方利小便之水、使濕熱之氣、盡從膀胱下泄、總有邪氣、無不盡散、不必又去散邪也、夫膀胱者、太陽之經

也風邪初入多在膀胱膀胱大利邪又何居况脚氣原無風邪
 不過膀胱氣壅下不行而上發熱今治下而下通上何不通之
 有上下氣通身熱自解一用風藥則引陰濕而入於陽分反成
 不可治之症矣散邪之藥斷斷不可用也是以脚氣之病即生
 於冬月尚不可用散邪之藥矧春夏秋之令哉

此症用順導

湯亦佳

茯苓澤瀉各五錢肉桂三分木瓜一錢龍胆草一錢車前子二錢水煎服

中邪門

人有無端見邪口中大罵以責自己口吐頑涎眼目上視怒氣勃
 勃人不可犯人以爲中邪之病誰知是中肝氣之邪乎夫邪各
 不同大約不離五行者近是而此病中邪實中木氣之邪也但
 邪之中人必乘人氣之虛而入倘人之肝氣不虛則木邪何從
 而入哉故治木邪者必須補正正氣旺而邪氣難留也雖然邪
 氣甚旺一味補正則邪且格拒而不許入須於補正之中佐之
 祛邪之味則邪自退舍而正氣日旺邪不必爭戰而暗散矣方
 用逐客湯柴胡二錢茯苓五錢半夏三錢白芍一兩炒梔子三
 錢菖蒲一錢枳壳一錢神麴三錢甘草一錢白朮三錢白礬二
 錢水煎服一劑神定二劑怒平三劑罵詈止痰涎漸消四劑全
 愈此方平肝氣而瀉火補肝血而化痰痰火既清邪又何藏况

方中半是攻邪之藥木邪即旺何敢爭戰乎有棄之而去矣

此症用定魂湯亦妙

白芍二兩炒梔子三錢甘草一錢半夏三錢肉桂三分枳壳一錢水煎服一劑而魂定矣

人有猝然遇邪一時卧倒口吐痰涎不能出聲發狂亂動眼珠大紅面如火燒紅色髮或上指此中心氣之邪也夫心屬火邪中心宜火邪之犯心也然心君清淨之宮不可犯邪一犯即死斷不能邪附於身多延時日而不死者此乃火邪犯膻中之府非犯心君之臟也第膻中為心君之相臣邪入膻中逼近於心包絡犯邪心中驚戰謹閉其臟何能頒發討邪之令哉為相臣者惟恐貽害於心君怒氣填胸上現於面目皆盡裂憤極而髮乃上指此邪激之使然也雖然邪之入也膻中招之不治膻中之虛而惟瀉火邪則正氣愈虧邪氛益旺非治法之善也方用助

腑祛除湯人參五錢茯苓三錢甘草一錢生棗仁三錢遠志二錢半夏三錢黃連二錢枳壳一錢白薇二錢白芥子三錢水煎服二劑邪退此方助膻中之正氣益之瀉火消痰之品則邪不敵正邪且自遁消滅於無踪矣

此症用涼心丹亦神

人參茯苓丹參各五錢黃連半夏各三錢吳茱萸五分菖蒲一錢生薑五片麥冬一兩水煎服二劑即安

人有一時中邪目見鬼神口出胡言或說刀斧砍傷或言弓矢射中滿身疼痛呼號不已人亦以為中邪誰知是中肺氣之邪乎夫肺屬金邪盛乘肺氣之虛而入自是金氣之邪其神必金甲將軍其鬼必猙獰之狀或斷頭折臂帶血淋漓者有之似乎邪從外入非由內召也然而肺藏魄者也肺氣一虛魄且外遊魄屬陰與神鬼原為同類其感召諸邪尤易入體且肺主皮毛肺

氣虛皮毛之竅盡開邪乘空竅而入於腑由腑而入於臟又向
難哉故治此邪必須治肺氣也但肺為嬌臟治肺之藥不能直
入於肺則攻邪之藥何能直達於肺乎肺之所畏者火也肺之
所喜者土也補其脾胃之土則肺之正氣自旺瀉其心經之火
則肺之邪氣自衰於補土瀉火之中少佐以消痰逐邪之味可
也方用助金祛邪丹麥冬一兩茯苓五錢黃連五分蘇葉一錢
桔梗二錢甘草一錢白朮三錢人參一錢陳皮一錢天花粉三
錢神麩一錢水煎服一劑心清二劑魄定三劑邪散矣此方心
肺脾胃四經同治之法也攻邪之中不傷正氣所以正氣既回
邪氣即散矣

此症用安魂散亦神

桔梗三錢甘草一錢青黛五錢百部一錢山豆根一錢
人參二錢茯苓五錢天花粉三錢水煎服一劑即安

人有猝中邪氣眼目昏花或見婦女之妖嬈或遇兒童之嬌媚兩
目汪戀彼此調笑遂至心魂牽纏譏語淆亂低聲目語忽忽如
失皆謂中邪然此邪乃腎氣之水邪也夫邪每乘人邪念而入
古人云心正何懼邪侵故正氣未衰則邪正兩途烏能相併惟
正氣既虛而邪念又起是予邪以入門之機也但腎有補無瀉
今人之腎氣無不虛者腎虛宜正氣亦虛矣腎之有補無瀉者
言腎之真陰非言腎之正氣正氣虛而邪火旺邪火旺而邪氣
生所以正氣未瀉者雖真陰少虧邪不能入惟真陰大虧正氣
又喪邪始得而憑之治法必須補腎之正氣邪氣不必治也蓋
攻腎中之邪必損腎中之邪故攻邪之法不在攻腎而在攻胃
以胃為腎之關也邪在腎之關門而腎之正氣不能上通於心
故作鄭聲之語搗其關門之邪正所以救腎也方用搗關救腎

湯人參五錢、白朮一兩、山藥一兩、芡實五錢、薏仁二兩、白芥子三錢、澤瀉三錢、半夏三錢、玄參五錢、知母一錢、厚朴一錢、水煎服。一劑痰涎消，二劑心魂定，三劑全愈。此方治胃之邪，仍是治腎之藥，雙治之法也。或謂治腎不宜治胃，以胃在上而腎在下也，何以治胃而能愈？不知入腎之藥必先入胃，後入於腎，故瀉胃邪即所以瀉腎邪也。今兼治之，則二經之間邪俱無藏身之地，是以不必多劑即能奏功耳。

此症用益智助神湯亦效

白朮熟地各一兩、白芥子天花粉炒黑荆芥各三錢、山茱萸巴戟天各五錢、水煎服四劑全愈

人有感邪氣於一時，即狂呼大叫，見人則為大渴索飲，身體出汗，有似亡陽然而亡陽之症必然躁動，中邪之病惟高聲呼叫而身臥於牀，絕無有登高踰垣之事，聽木聲而大笑，聆人語而開

顏，見天光而若畏，瞻日色而如驚，人以為陽明之熱病也。誰知是中土氣之邪乎？夫脾胃屬土，脾屬陰，胃屬陽，土邪多不正之氣，故病兼陰陽，所以難治也。攻其陽而陰邪未去，必有逗遛之患，搗其陰而陽邪仍在，更多在越之炎，必兼陰陽兩治，邪始不敢停畱耳。方用兼攻湯：石膏五錢、人參三錢、白朮一兩、厚朴二錢、天南星三錢、半夏三錢、陳皮三錢、麥冬一兩、水煎服。一劑神定，二劑神安，三劑全愈。此方脾胃兼治，瀉陽火以平胃，祛陰痰以養脾，脾胃氣旺則邪難侵正，人生以脾胃為主，土邪之相侵，以上附土也，何反稱難治？不知正土之氣得邪土之氣相間，則正土必崩，土之正氣衰，以致土之邪氣入，可不急補正氣乎？故諸邪襲人，皆宜急補正氣，而土邪尤宜補正，倘徒攻其邪，則十人十死，不可不戒也。

此症用培土飲
治之亦神效

人參三錢、白朮一兩、茯苓五錢、半夏三錢、附子三分、玄參一兩、水煎服、二劑愈

人有為鬼魅所憑、經歲不愈、裸體瞠目大詬、且祛人不使近、醫藥治之、即傾於地、無可如何、人以為邪氣之入心也、誰知是火熱之在胃乎、夫胃火一發、多不可救、何鬼魅憑之、反不發狂乎、蓋狂症、乃自己發狂、非己不欲狂、而代為之狂者也、代為之狂、仍是祟而非病也、第無祟者、可以治狂、而有祟者、治狂、而藥不能入口、將奈何、夫狂病、未有不胃熱也、熱病見水、未有不心快、及願者也、吾用水以解熱、即用水以定狂、方用軫水散、用蚯蚓數十條、搗爛、投水中攪勻、少頃去泥、取此淨水一大盆、放於病者之前、切不可勸其飲水、病者見之、色喜、必自飲之、而安卧、醒來狂定、祟亦去矣、夫祟最喜潔而惡穢、蚯蚓入水、則水穢矣、穢宜

鬼魅之所惡、然而水則投病者之喜、病者欲自飲、祟不得而禁之也、蚯蚓解胃中之惡、又善清心、故入口爽然也、心清而熱又解、祟又安、能憑而復狂哉

此症用解魅丹亦神效

白礬二錢、甘草、藜蘆一錢、水煎、執病人灌之、一劑必大吐而愈、不可再劑也

人右偶遇妖狐歲久纏綿不肯遽去以致骨瘦形枯與死為鄰者
 本難治療以妖狐惟盜人之精也精為人生根本根實先撥僅
 存軀壳安得久乎雖然狐媚之盜人精者必使人昏迷而後取
 是乘人夢中竊之也苟用藥得宜尚可接續以夢中竊盜腎根
 未瀉也若大補病人之精仍為狐媚所取漏卮又何能補必須
 用內外兼治之法狐媚可祛也內治方名為斷媚湯巴戟天一
 兩人參一兩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茯苓五錢水煎服日日一
 劑外治方名為却媚丹花椒一錢生附子三分射香一分砂仁
 三粒細辛三分瓜蒂三枚三柰一錢各為細末用蜜調男搽陰
 莖頭上并根下女搽陰門內外狐見之必大罵而去不敢再犯
 一連七日敷之若來即敷其迹自斷而斷媚湯必須服一二月

中妖門

人右偶遇妖狐歲久纏綿不肯遽去以致骨瘦形枯與死為鄰者
 本難治療以妖狐惟盜人之精也精為人生根本根實先撥僅
 存軀壳安得久乎雖然狐媚之盜人精者必使人昏迷而後取
 是乘人夢中竊之也苟用藥得宜尚可接續以夢中竊盜腎根
 未瀉也若大補病人之精仍為狐媚所取漏卮又何能補必須
 用內外兼治之法狐媚可祛也內治方名為斷媚湯巴戟天一
 兩人參一兩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茯苓五錢水煎服日日一
 劑外治方名為却媚丹花椒一錢生附子三分射香一分砂仁
 三粒細辛三分瓜蒂三枚三柰一錢各為細末用蜜調男搽陰
 莖頭上并根下女搽陰門內外狐見之必大罵而去不敢再犯
 一連七日敷之若來即敷其迹自斷而斷媚湯必須服一二月

也。內治之藥，不過補其心腎之虧，用外治方者，以狐媚迷人，先以唾送入人口，人燕其津，卽刻昏迷，彼卽乘人之迷，乃用舌戰，人亦如夢非夢，聽其口吮樂甚，而忘其泄精也。外治之藥，皆狐媚所畏，吾卽因其所惡而制之也。

此症用輸精

湯亦妙

熟地二兩，巴戟天一兩，肉苁蓉、麥冬各五錢，北五味一兩，水煎服，服後宜便漱口卽去。

人有感遇蛇妖，綢繆繾綣數月之後，身體乾枯，皮膚燥裂，宛如蛇皮之斑，此蛇祟也。蛇係至陰之物，能盜至陽之氣，肺屬氣，肺氣盡爲蛇妖所吸，則肺氣不能生津，津枯則肺無所養，皮毛者肺之所生也。內旣不能養肺，肺將何津以養皮毛乎？此燥裂如斑之形見也。治法必須補肺氣之不足，然而補氣益助邪之所喜，不若用解毒之藥，入之健脾利水之中，則邪氣易散，正氣可回。

耳方用逐蛇湯，白芷一兩，白木二兩，蒼木一兩，車前子一兩，水煎服，小便中必有黑氣噴出，隨洩而泄也。一連四服，則皮膚之斑少軟，後以雄黃二兩，白芷二兩，各研細末，滾水煮數沸，乘熱薰洗之，如是者三日，斑乃盡消，仍服逐蛇湯，四劑而愈。愈後再用四君子湯加味治之。人參三錢，白木一兩，生甘草二錢，茯苓三錢，麥冬一兩，天門冬五錢，百合一兩，沙參五錢，水煎服，一月可復元也。否則蛇毒雖解，羸弱之極，恐變成癆瘵矣。或問服逐蛇湯，蛇妖禁不許服，柰何？不知蛇最懼者白芷也，將前藥在病人房中煎之，彼聞氣而疾遁矣，何敢作祟乎？但煎藥之時，不可令病人知道，備藥之時，亦不可令人知也。人苟不知，妖斷斷不覺耳。

此症用蒼黃散亦神

人參三錢，蒼木、雄黃各一兩，煎湯沐浴數日卽止。

人有身體伶仃、有皮無肉、胸脇間長成鱗甲、然健飯如故、人以為與龍交也、然人與龍交、則其人身雖變成鱗甲、必然有肉、蓋其人為龍所愛、豈有喪人性命之理、且人與龍交、龍必轉與之精氣、其人久且變龍、遇風雨而化去、蓋龍壽萬年、龍亦水中之仙也、人變為龍、即人化為水仙耳、安有僅存皮骨者乎、然則前症非龍交也、乃龍盜人之氣、故肉盡消耳、雖然真氣為龍所盜、則人宜死矣、何故猶存人世、而胸脇長成鱗甲耶、不知龍止吸人之氣、不吸人之精、龍屬陽而惡陰、人之精水屬陰、故龍不食也、胸脇生鱗甲者、龍吸人之氣、不能一口吞嚙、呼吸之間、以龍氣回冲、而龍涎偶沾濡於人之胸脇、遂至生長鱗甲耳、治法必須化龍之毒、大補其真氣、則無氣可以生氣、無肉可以長肉也、方用解鱗丹、人參三兩、白朮二兩、茯苓一兩、生甘草五錢、肉桂二

錢、白礬二錢、丹砂末三錢、麥冬五錢、當歸一兩、白芥子三錢、水煎服、一劑鱗甲盡消、再劑氣旺、減藥之半、連服十劑、人之肉生、再服十劑全愈、此方補氣為君、少佐之白礬、丹砂、龍毒何以易消乎、蓋白礬最能軟堅、而化痰、丹砂最化魚龍之毒、二味入於補氣之中、全無干礙、所以合用成功也、但丹砂必須同藥共煎、切不可生用調服、蓋丹砂生用無毒、熟用則有毒、取其以毒攻毒也、或問龍吸人之氣、則人之陽氣盡散、宜胃氣消亡、不宜健飯如故、詎識胃為腎之關、腎精未喪、則腎火猶存、腎火上蒸、而胃火接續、胃氣升騰、所以可救、倘胃氣消索、雖有解鱗湯之奇、亦無可如何矣、

此症用增味補氣湯亦神

人參當歸各一兩、黃芪二兩、蒼朮三錢、雄黃一錢、水煎服、服十日而鱗甲隱矣、漸生肉也

人有山林之間偶遇少婦兩情眷顧遂與野合泄精如注倦極困
 卧醒來少婦已失所在玉莖微痛明日大痛三日之後腫如黃
 瓜之樣人以為野合浪戰之傷誰知是花妖之毒哉夫花木之
 精有何毒不知樹木歲久始能成精物經長久未有無毒者况
 花木經數千百年之後其孔隙之間安保無蛇蟲所居得日月
 之靈氣雖已成精而毒氣留存未化也雖然木氣慈仁花妖每
 不殺人不過盜人精氣以圖自化其身不意孔隙之間留毒尚
 在以致玉莖腫痛花木之精不皆陰物有化老人者有化道士
 者有化秀士者不止化女人以迷惑男子也化女者多使人玉
 莖腫痛化男者反無恙耳所以老樹成精往往得婦人之精氣
 便能立變為人或投胎奪舍而去惟化女者未免貽害男子天
 所以惡其過而使斬伐之也故花妖每不能成人耳樹妖與花

妖均盜人精氣而樹妖得成正果者以其求道心切又不壞人
 天所以恕而成之也倘樹妖純盜人精氣不死不休者仍為天
 之所怒非遭斧斤之厄即遇霹靂之震耳玉莖腫痛妖再不至
 者畏天耳然人何以治之乎方用安陰湯生甘草五錢茯苓五
 錢蚯蚓二條葱二枝黃柏三錢水煎服一劑即消不必再劑也
 以渣再煎湯洗之此方用生甘草以解毒用茯苓以利水蚯蚓
 者最善消腫黃柏祛火葱能發散同羣共濟引毒直走膀胱從
 陰器而出毒出而腫自化矣

此症用射柏丹

外治亦佳

炒黃柏五錢射香一錢生甘草一
 錢各為細末香油調搽三日愈

人有邂逅少艾目挑心許或投以佩帶勾以語言遂至引入家門
 兩相配合晨夕肆淫形體消瘦初不知其為山魃也久則時隱

時現常去常來、彼必自稱仙子、號曰真人、且能體病人所欲飲、饌金物等項、心思得之、立時猝至、皆可用之、而無疑、惟是山魃來時、必欲人盡去其衣、裸體而戰、不似他妖之喜掩飾也、此等之怪、甚於花木之妖、輕於狐狸之祟、蓋狐狸盜人之精、不盡不止、山魃止吸人之氣、適可而止也、然而狐狸之祟、易祛、山魃之魅、難遣、以山魃亦具神通、未便以草木之藥治之也、夫山魃陽妖耳、陽妖自必喜陽、而山魃則喜陰、故逢女則易合也、然其性最喜潔惡穢、裸體而戰者、正恐女子之穢其體也、治法即以穢治之、方用善穢湯、犬肉二兩、先煮湯二碗、入人參一兩、紅鉛紙一片、肉苳蓉三錢、二蚕沙三錢、雞卵二枚、山羊血一錢、龍骨末一錢、秋石一錢、水煎服、山魃知煎此湯、必在房中大罵、須令人鑼鼓喧天、大鬧於房外、彼必大笑、然後以此湯灌病人之口、得

飲一口、山魃知之、大笑而去、乘其去、後急以狗血塗病人之面、與下身不便之處、少頃、彼必再來、見此等形狀、斷必絕交、不再至也、此乘其好、潔而亂之也、

此症用蒼狗湯

治之、亦神

蒼木一斤、狗血一斤、和在一處、水一斤、再和合一處、煎數沸、將病人身體遍擦、彼必大罵而去、所擦之人、亦將血水擦、而妖即不能暗擊矣、但煎藥之時、須在鄰舍無人處煎之、妖不能知也

人有遊於洲渚之間、或遇矮人、或見長老、鬚眉頽白、道貌可觀、引至其家、談心論性、時往時來、莫能踪跡、此有道士、即是怪物、何必拒之、間有化秀士、以鬪風流、變妖姬、以逞姣好、乃美言相挑、以珍物相贈、人為所惑、遂至野合、久之、採戰吸精、盡情縱慾、人逐之而不避、人罵之而生嗔、飛沙走石、壞屋倒廬、世多不識其怪、誰知是魚鱉元龜之族哉、夫水族之怪、不能離水、何以登

岸而作祟耶、不知凡物之偷生於世者、年至千歲、皆能變化為人、既能變化、有何陸之不可遊行乎、千歲之物、往往出而迷人者、亦其慕道之心、大切耳、蓋人之氣最靈、物得之、可以人道、但其初心、亦不過欲竊人之靈氣、未常有害人之念也、故天亦置而不問、迨既與人接、欲盡取之、而後快、遂動殺人之心、於是作祟與妖之事起、人始知是妖、而謀共逐之矣、治法又不同於祛他妖之法、以他妖生於陸內、魚鱉元龜生於水耳、方用硫黃數兩、研末煎湯、遍洒於病人之室、與病人之家房中、時時燒之、使氣味充閭、彼必畏縮而不敢入、更用蒼朮一兩、白朮二兩、煎湯日與病人服之、更將二味之渣、襍之硫黃、煮薰病人之衣服、褥被、自此永絕其跡矣、二朮乃純陽之氣、妖聞之最惡、况加入硫黃相尅之物、安得不畏避哉、

此症用遠邪

餅亦神

胡椒四兩、乾薑一斤、炒蒼朮一斤、各為末、取蘆柴、燒灰、和勻成餅、在房內焚餅薰之、三日即斷跡矣、如無蘆柴、用炭末亦妙

中毒門

人有服砒礪之毒疼痛欲死苟不急救必至腐腸爛胃吐嘔紫血
 而死蓋砒礪乃天生之石未常經火煨煉何以毒至如此不知
 砒礪生於南岳之山鍾南方之火毒又經火氣則其氣大熱毒
 而加熱則酷烈之極安得不殺人耶且其性又善走下喉必升
 降於腸胃之上下腸薄皮窠人乃死矣天下毒藥之橫莫此為
 甚救法必須吐出其毒然而雖經吐出不能盡出其毒必須用
 解毒之味世人往往用羊血以吐之亦有能生之者但初下喉
 之人可救食之多時久入胃中則無益矣我有一方得之異人
 所傳久暫皆可救方名救死丹生甘草二兩瓜蒂七個玄參二
 兩地榆五錢水煎服一下喉即吐再煎渣服之又吐砒礪之毒
 必然全解甘草最善解毒得瓜蒂必上湧而吐砒礪原能上升

故引之而盡出也。然而砒礪又善下行，得玄參地榆最解大腸之火毒，砒之大毒從上而出，走下者不過餘毒耳。又得玄參地榆而解之，則上下共相解，氛毒何能施其燥烈之虐哉。况玄參地榆俱是潤中解毒，所以能制其酷也。大約此方用之，十人中斷可救八人，惟服下不能吐者，此腸胃已壞，不可救矣。非藥之無效也，幸人急救之可耳。倘藥不及煎飲於飯鍋中，煮前藥汁灌之，庶不致因循失救也。

此症用苦參湯救之，亦神妙。苦參二兩，煎湯一碗，一氣服之，即大吐而愈。

人有服斷腸草者，初則胸前隱隱作疼，久則氣不能通，及至腹痛，大小便俱不能出而死。夫斷腸草，即鉤吻也。至陰之物，狀似黃精，但葉有毛鉤子二個，此物最善閉氣，猶能使血不行動，氣血閉塞，故爾人死，非腸果能斷也。閩廣之間，多生此物，婦女小忿

往往短見，偷食覓死如飴，取其不大痛楚也。世亦以羊血灌之，得吐則生，然亦有服羊血不肯吐者，往往不救。不知斷腸之草，殺人甚緩，苟用解毒通利之藥，無不生者。不比砒毒酷烈，方用通腸解毒湯救之。生甘草一兩，大黃一兩，金銀花一兩，水煎服，一瀉而愈，不必二劑。此方用金銀花生甘草，以解其毒，用大黃迅速，以通其氣，毒解氣通，斷腸之草，何能作祟哉。

此症用白礬湯，亦神。

白芍三兩，白礬五錢，當歸丹皮各一兩，柴胡三錢，附子一錢，水煎服，一劑氣通即愈。

人有食漏脯充飢，致胸膈飽滿，上吐下瀉，大腸如刀割，疼痛瀉不可止，而死者有之。夫漏脯，即隔宿之肉食，屋漏之水滴入，而名之也，似乎無甚大害，何以成毒殺人。此言歲久之屋，樑塵甚多，屋上必有蛇蝎行走，塵灰倒掛，係蜘蛛蛸蠅結成，無非毒物，天

雨之水順流而下，凡毒氣得水則化，然化於水中也。水入肉食之內，毒將何往？自然結於脯中而不化矣。以毒物充飢，安得不變生不測哉？但世多食漏脯不死，又是何故？其屋必非歲久之屋，未曾經蛇蝎行走故耳。食之雖不至死病，則斷不能免。所以漏脯為太上所戒，倘人悞食，疼痛吐瀉，急用解毒之藥，可以得生。方用化漏湯：山查三錢，生甘草五錢，大黃二錢，厚朴三錢，白芷二錢，麥芽二錢，水煎服。一劑毒盡出矣，二劑痛定，不必三劑。此方消其肉食，則脯易變化，後以大黃推蕩之，白芷甘草從中解毒，則順流利導，易於祛除也。

此症用芫查湯妙

薺芫汁三大碗，用山查肉二錢，神麩三錢，麥芽生甘草各二三錢，水一碗，連汁同煎，取一二碗，頓服之，吐瀉止即愈。

人有飲吞鳩酒，白眼朝天，身發寒顫，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狀，心中

明白，但不能語言，至眼閉即死。夫鳩毒乃鳩鳥之糞，非鳩鳥之羽毛，亦非鶴頂之紅冠也。鳩鳥羽毛與鶴頂紅冠皆不能殺人，不過生病。惟鳩糞則毒，此鳥出於異國，異國之人恐言鳥糞，則人必輕賤，故但名為鳩，以貴重之也。此鳥非蛇蝎不食，故毒勝於孔雀之糞，孔雀之糞沖酒飲之，有死不死，鳩酒飲之，則無不死矣。蓋鳩毒性熱而功緩，善能閉人之氣，所以飲之人即不能語言，發寒顫者，心中熱也，心脉通於眼中，之大背，心熱則目必上視，眼閉而死者，心氣絕而目乃閉也。幸其功緩，可施救療之法，無如世人未知，鐸逢異人之傳，何敢自隱。飲鳩者，倘眼未閉，雖三日內，用藥尚可活。方用消鳩湯：金銀花八兩，煎湯取汁二碗，用白礬三錢，寒水石三錢，菖蒲二錢，天花粉三錢，麥冬五錢，再煎一碗，灌之。一時辰後，眼不上視，口能出言，再用前一半。

如前法煎飲，二劑而愈，斷不死也。嗟乎鳩毒之殺人，醫經並未
有言及，可以救療者，世人服鳩毒亦絕少，似可不必傳方，然而
人事何常，萬一有悞飲鳩酒者，以此方救之，實再生之丹也。

此症用加味連

草湯亦可救

黃連三錢，生甘草一兩，菖蒲一錢，貝母三錢，生薑沖半茶鍾，
竹瀝半茶鍾，水煎一碗，服之即解，不必二服，得吐猶愈之速
也。

人有食鱉而腹痛欲死，往往有手足發青而亡者，夫鱉雖介屬，本
無大毒，然鱉之類多屬化生，有蛇化者，有龜化者，有魚化者，龜
魚所化，俱能益人，惟蛇最毒，其鱉腹之下，必有隱隱蛇皮之狀，
且其色大紅，斷不可食，食必殺人，人苟悞食，腹必大痛，以毒氣
之攻腸也，手足發青者，手足屬脾，毒中於脾，外現於手足也，治
法不可解鱉之味，而仍當解蛇之毒，方用白芷三錢，雄黃末三

錢，山查一錢，丹砂末一錢，枳實一錢，茯苓五錢，水煎服，一劑疼
痛止，二劑穢毒出矣，不必三劑，此方白芷雄黃俱是制蛇之藥，
而山查丹砂善化魚肉之味，合而用之，則鱉毒易消，加入枳實
茯苓者，枳實最能去積，茯苓尤能利水，水族之物，毒隨水化，更
易於解散耳。

此症用駒溺
湯甚神

馬屎一碗，生甘草一兩，水煎服，得吐
即愈，不吐即再飲，二煎無不愈者。

人有道途之問，悞服濛汗之藥，以致頭重脚輕，口吐涎沫，眼瞪不
語，此迷心之故也，山東村店最多此藥，乘其一時心迷，以取財
物，醒來多不記憶，恍恍惚惚，辨別不真，其藥大約用天仙子為
君，加入狐心等物，雖不至殺人，然久迷不醒，亦為可畏，世人以
涼水解之，亦能少醒，但凉水入心，水停心下，倘係虛人，必變他

○症非解法之善也。方用止迷湯、茯苓五錢、生甘草三錢、瓜蒂七枚、陳皮五分、水煎服。即大吐而醒。其從前情景斷不遺亡。不似凉水之解。如醉如痴也。蓋茯苓通其心、生甘草解其毒、陳皮清其痰、寬其中、又得瓜蒂上通、使藥不停心、一吐氣清神朗、不至五臟反覆也。或問濛汗藥、必是痰迷、心竅宜用生薑以開之、何故不用、未審止迷湯中、可少投薑汁否耶。不知濛汗藥中、用天仙子居多、天仙子得姜、而愈迷其心矣。故中其毒者、斷不可輕與薑湯、反致久迷耳。

此症用解濛湯亦神效

黃連、枳殼各一錢、天花粉、白芥子、神麩、人參各三錢、生甘草、瓜蒌各二錢、茯神五錢、附子一片、水煎服、一劑即解。

人有遊兩粵之間、或與婦女交好、或與男子成仇、多下蠱毒於飲食之中、人食之、則面目漸黃、飲食倦怠、或一年、或三載、無藥解

之、必至暴死。世傳蠱毒、土人將各毒蟲與蛇蝎等物、投於缸中、聽其彼此相食、食完止、存一物不死者、取之、以爲蠱母。此訛也。蓋彼地別有蠱藥、乃天生之毒也。土人治蠱有方法可解。大約皆用礬石、以化蠱。惟恐外人知之、故秘而不言。礬石清痰、又善化堅、蠱積於腹中、內必堅硬、外以痰包之、所以一物兩用。奏功頗神。惟是人身柔弱者多、剛強者少。又得蠱毒、結於胸腹之間、必然正氣大虛。倘徒用礬石、不更虛其虛乎。必須於補氣補血之中、而加用消痰、化蠱之藥、則有益無損。始稱萬全。方用破蠱全生湯、人參一兩、茯苓五錢、當歸一兩、生甘草三錢、白礬二錢、半夏三錢、水煎服。一劑胸腹爽、再劑胃氣開、三劑蠱毒漸消於烏有矣。此方補氣血之虧、化痰涎之壅、正氣既旺、邪氣自消、况有攻堅消蠱之品、蠱何能再聚而不散哉。

此症用散蠱丸亦佳妙

白礬入於鴨蛋內火煨為枯礬後用茯苓一斤白朮一斤枯礬四兩同為絕細末米飲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三錢不須服完愈

人有悞食竹間之蕈或輕吞樹上之菌遂至胸脹心疼腹痛腸瀉而死夫蕈菌之物亦芝草之類竹根樹柯生蕈生菌者以上之濕熱也其下必叢聚蛇蝎惡蟲其氣上騰蕈菌得氣溫而不寒易於生發故較他產更加肥壯其味最美而其氣實毒也方用解菌湯救之生甘草二兩白芷三錢水煎服服後乃用鵝翎掃其咽喉引其上吐必盡吐出而愈即或已過胃中鵝翎探引不吐亦必腹疼下瀉可慶安全蓋生甘草原是解毒之神品又得白芷最解蛇毒相助同攻自易下遂而盡消也

此症用白礬五錢瓜蒂七枚水煎服非吐即瀉而愈

人有食牛犬之肉一時心痛欲吐不能欲瀉不可此毒結於心胃不升不降也論理亦宜用吐法然亦有探吐之不應者夫牛犬乃資補精血之物何以有毒此必牛犬抱病將死未死之時又加束縛以激動其怒氣毒結於皮肉心肝之間人不知而食之適當其處故食而成病重至暴亡也治法消化其肉食佐之以解毒之品則脹悶一寬即可不死方用消肉化毒丹山查三錢枳壳一錢神麴三錢雷丸三錢厚朴一錢大黃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大下之則犬牛之肉盡消而出不必二劑然此方乃下逐之神方倘可上湧不必用此苟用吐法不效急用此方無不可救療也

此症用黃蘿飲亦神效

大黃當歸各五錢山查肉蘿蔔干各三錢枳壳檳榔各一錢柴胡五分丹皮二錢水煎服

人有一時短見服鹽鹵之毒必至口鹹作渴腹中疼痛身蹠脚縮而死夫鹽能補腎何便殺人不知鹽鹵味苦苦先入心心遇鹽鹵心氣抑鬱不通鹽鹵見心不受乃犯於腎腎見其味苦腎又不受遂往來於心腎之間心腎之氣不交而鹽鹵流入於腸而不可救矣蓋大小腸最惡鹽鹵入之必縮小其腸而成結腸結而氣又不通安得不蹠曲而死乎治法必用甘以解之方用生甘草三兩煎湯救之如服鹵未久生甘草湯中加入淡豆豉一兩同煎飲之必吐如服已久生甘草湯中加入當歸二兩同煎飲之腸潤未必皆死也要在人活變耳

此症亦可用歸冬
榆草湯救之

生甘草二兩當歸一兩麥冬一兩地榆五錢水煎服

人有恣飲燒酒大醉而死其身體必腐爛臭穢夫酒為大熱之物

况燒酒純陽無陰尤為至熱者乎多飲過度力不能勝一時醉倒熱性發作腐腸爛胃往往不免必須用井水頻撲其心胸解其頭髮浸頭於冷水之中候溫即易凉水後用解炎化酒湯救之八參一兩柞木枝二兩黃連三錢茯苓五錢菖蒲一錢寒水石三錢水煎服一碗以冰水探冷灌之得入口中即不死矣此方以柞木解其酒毒黃連寒水石解其火毒菖蒲引入心中用茯苓以分消其酒濕之氣然必用人參以固真氣者使氣不隨酒俱散蓋燒酒係氣酒也熱極則氣易散越固其真氣而火可瀉毒可解也倘止瀉其火而解其毒火瀉毒解而氣脫矣氣脫而身將何在哉此人參之所以必用苟無人參以黃芪二兩代之可也

此症用地龍湯救之亦神妙

蚯蚓二十條、葱四十條、同搗爛如泥、以井水二碗、漉過、取汁一碗、灌醉人口中、即可保其不死也。

人有愛食河魴、以致血毒中人、舌麻心悶、重者腹脹、而氣難舒、口閉而聲不出、若久不治、亦能害人、大約肝經血燥、而胃氣又弱者、多能中毒、蓋河魴乃魚中之最善怒者也、食之自能動氣、況肝經血燥之人、則肝氣自急、以急投急、安有不增其急暴之氣乎、氣急而腹難舒、故心悶也、氣急而聲難出、故舌麻也、治法吐出其肉、則氣舒腹寬、聲出而口閉、何至有心悶舌麻之症哉、方用瓜蒂散加味治之、瓜蒂七枚、白茅根一兩、蘆根一兩、水煎汁飲之、必大吐、吐後前證盡解、不必再服、古人有拚死食河魴之語、亦是愛食之也、其實河魴不能殺人、但與性怒者不甚相宜耳。

此症用蘆姜湯救之、亦神效

神麴三錢、半夏二錢、茯苓三錢、蘆根汁一碗、生薑汁一合、水煎一劑即安。

腸鳴門

人有腸中自鳴終日不已、噉氣吞酸、無有休歇、人以為脾氣之虛也、誰知是肝氣之旺乎、夫肝木不鬱、則脾氣得舒、腸亦安然、輸輓順流而下、何至動不平之鳴耶、惟肝木尅脾土、則土氣不能伸、而腸乃鳴矣、蓋坤道主安寧者也、惟地中有風、震動之聲出、如霆如雷、非明驗乎、故治腸鳴之病、不必治腸、治脾土而已、亦不必專治脾土、治肝木而已、肝木之風靜、脾土之氣自靜也、方用安土湯、白芍一兩、白朮一兩、柴胡一錢、茯苓三錢、甘草一錢、蒼朮二錢、神麴二錢、炮薑一錢、水煎服、一劑少止、二劑全止、不必三劑、此方脾肝同治之法、肝平而脾氣得養矣、脾安而腸氣得通矣、不必止鳴而鳴自止者、妙在行肝氣之鬱居多、所以奏功特神耳、

此症用香梔平肝飲亦佳

炒梔子三錢 茯苓白芍白朮各五錢 陳皮甘草各一錢 香附二錢 水煎服

人有飢餓之後腹中腸鳴手按之鳴少止者人以為大腸之虛也誰知胃氣之虛乎蓋胃氣者陽氣也胃與大腸同合陽明之經胃屬足陽明大腸屬手陽明也故陽明胃燥大腸亦燥陽明胃虛大腸亦虛大腸之糟粕必由胃而入大腸氣虛必得胃氣來援今胃氣既虛僅可自顧安能分布於大腸此大腸匱乏之所以呼號求濟於同經之胃而頻鳴也治法必須助胃氣之弱方用實腸湯黃芪一兩茯苓五錢山藥五錢白朮一兩甘草一錢神麩二錢五味子一錢肉果一枚水煎服一劑而腸鳴止連服四劑不再發此方大補胃中之氣絕不去實大腸治胃而腸鳴自止故即謂之實腸湯

此症用加味四君湯亦妙

白朮三錢 茯苓二錢 人參穀芽各一錢 甘草神麩各五分 砂仁一粒 水煎服

人有腸中作水聲者如囊裹漿狀亦腸鳴之病也誰知是水畜於大腸乎夫大腸之能開能闔者腎火操其權也腎熱而大腸亦熱腎寒而大腸亦寒大腸寒而水乃注於中而不化故作水聲也雖然大腸能容糟粕而不能容水水入大腸必隨糟粕而出何以但作水聲不隨糟粕而即出耶蓋大腸之下為直腸直腸之下為魄門乃肺操其政非腎操其政也肺憐腎之弱欲救之而無從未常不惡邪水之入腸也肺居上游不能禁邪水之不入於腸實能斷邪水之不出於腸况大腸與肺為表裡肺氣不下行大腸之氣亦因之而不洩魄門正肺之門也肺門謹鎖大腸之水又何從而出乎所以愈積於其中作裹漿之聲也治法

補命門之火兼利其水則水從膀胱而化矣方用五苓散治之
白朮五錢茯苓五錢猪苓澤瀉各一錢肉桂三錢一劑而膀胱
之水若決江河而大出矣二劑而腹中之水聲頓息蓋五苓散
本是利水之聖藥我多加肉桂則腎氣溫和直走膀胱水有出
路豈尚流入大腸哉故不必治大腸而自愈也

此症用消藥
飲亦效

茯苓山藥各一兩芡實五錢肉
桂一錢車前子二錢水煎服

自笑門

人有無端大笑不止或背人處自笑異於平素者人以為心家有
邪熱也誰知心包之火盛乎其狀絕似有祟憑之孰知絕非祟
也倘祟憑其身必有奇異之徵不止一自笑而已膻中為心之
相過熱則權門威赫妄大自尊縱欲窮奢無所不至隨地快心
逢人適意及其後有不必喜而亦喜不可樂而亦樂是豈相臣
之素志亦權大威傾勢驅習移而然也膻中火盛發而自笑正
相彷彿耳治法惟瀉心包之火笑自止矣方用止笑丹生棗仁
三錢黃連二錢犀角屑五分丹砂末一錢丹皮三錢生甘草一
錢麥冬三錢茯苓三錢丹參二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笑
可止二劑笑全止三劑全愈此方瀉心包之火仍是安心君之
藥蓋心中清明包絡自不敢有背主私喜之事故安心正所以

安心包也。

此症用蒲栢

飲亦效

苜蒲一錢、玄參、麥冬各一兩、栢子仁三錢、貝母一錢、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笑哭不常、忽而自哭、忽而自笑、人以為鬼祟也、誰知積痰類祟乎、夫心虛則不能自主、或哭或笑之病生、蓋心氣虛而不能生胃、而胃氣亦虛矣、胃氣既虛、水穀入胃、不化精而化痰、痰將何往、勢必仍留於胃中、胃苦痰濕之蕩漾、必取心火之氣以相資、而心虛不能生土、痰即乘勢入於心宮、心惡痰之相犯、堅閉不納、又恐胃土之沉淪、故心悔而作痛也、痛至則哭、痛失則笑、何祟之有、治法以化痰之藥、動其吐、痰出而哭與笑皆愈矣、方用茯苓五錢、白朮五錢、甘草三錢、陳皮三錢、半夏三錢、竹瀝二合、水五碗、煎三碗、頓服之、以鵝翎掃其咽喉、必吐痰升許而愈。

蓋痰在上焦、非吐則痰不能出、非用一陳湯為吐藥、則舊疾雖出、新痰又積、笑哭正無止期、惟用一陳湯為吐藥、則新舊之病一治而永愈也。

此症用加味參

茯苓亦效

人參、茯苓各五錢、半夏三錢、天花粉三錢、甘草一錢、竹瀝二合、附子一片、水煎服。

人有無故自悲、涕泣不止、人以為魅憑之也、誰知為臟燥之故乎、夫臟燥者、肺燥也、內經曰、悲屬肺、肺之志為悲、又曰、精氣併於肺、則悲、是悲泣者、肺主之也、肺經虛、則肺氣乾燥、無所滋潤、哀傷欲哭之象生、自悲出涕者、明是肺氣之匱乏也、肺虛補肺、又何疑乎、然而肺乃嬌臟、補肺而肺不能遽受益也、必須補其肺金之母、土旺而金自旺矣、虛則補母、正善於補肺耳、方用轉愉湯、人參三錢、甘草二錢、小麥五錢、大棗十枚、白朮五錢、茯神三

錢水煎服十劑全愈此方用參朮茯苓補脾土也土旺而肺金安有再弱之理惟肺燥善悲不潤肺解燥反助土生火不益增其燥乎不知助土生火正助金以生氣也氣旺而肺之燥自解小麥成於麥秋有秋金之氣焉入於參朮苓甘之內全無真火之氣所以相劑而成功也

此症用加味

參朮湯妙

人參天花粉生地各五錢
白朮麥冬各一兩水煎服

惱怒門

人有少逢拂意之事便覺怒氣填胸不能自遣嗔惱不已人以為肝氣之逆也誰知肝血之少乎夫肝性急宜順不宜逆惱怒之事正拂抑之事也拂抑必致動怒怒極必致傷肝輕則殮泄重則嘔血者甚多然此乃猝然而至肝經因怒而成病者也若肝血少者不必有可怒之事而遇之大怒不必有可惱之人而見之甚惱蓋血少則肝燥肝燥則氣逆也故同一氣惱之症須分虛實以治之前症乃實後症乃虛也雖然實者火實非血之實也虛者血虛非火之虛也所以虛實之症前後若有異治虛治實之法實彼此無有殊耳方用解怒補肝湯白芍一兩當歸五錢澤瀉一錢柴胡一錢荆芥一錢甘草一錢枳殼二分丹皮三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氣平連服數劑自然不易怒也此

方全是平肝之藥、非瀉肝之品也、肝得補而血生、鬱得血而易散、肝氣不鬱、惱怒何能動乎、即或天性多乖、平時無病、尚多氣惱、安得惱怒之不生哉、然多服此藥、亦可免嘔血殮泄之症也、

此症、用加味歸

芍湯、亦效

當歸、白芍、各一兩、生地、麥冬、各五

錢、天花粉、炒、梔子、各二錢、水煎服

人有晨夕之間、時多怒氣、不必有可怒之事、而心煩意燥、不能自遣、至夜則口乾舌燥、止有一更睡熟、餘則終夜常醒、人以為肝血之少也、誰知是腎水之匱涸乎、夫肝為腎子、肝子不足、由於腎母之不足也、蓋肝屬木、而木必得水以灌溉、則枝葉敷榮、今腎水日日耗去、腎且自顧不遑、則肝木零仞、勢所不免、况有境遇之拂抑、自然肝益加燥、無津液以養心、此所以不安也、治法必須大滋腎水、甘霖大降、則田疇漫漶、槁者立蘇、萌芽條

達、無非快心之景也、自然心火取給於腎、腎水足、濟夫心、而肝木之氣、往來相通、而順適矣、方用潤肝湯、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白芍五錢、當歸五錢、五味子一錢、玄參二錢、丹皮三錢、炒梔子一錢、水煎服、十劑、夜卧安、又十劑、而怒氣息、又十劑、雖遇可怒之事、亦且不怒矣、是方補腎者六、補肝者四也、絕不去治心、而心氣自交於腎者、因腎水之足、則心不畏木火之炎、可通其交腎之路也、

此症、用黃芍、熟地湯、亦效

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白芍一兩、水煎服

人自心瘖啞門
人有口渴之極，快飲凉水，忽然瘖啞，不能出聲，人以爲心火亢熱也。誰知肺氣之閉乎？夫肺主氣，氣通則聲音響亮，氣塞則聲音瘖啞。蓋肺屬金，金實則不鳴耳。但肺金最惡心火，火來刑金，宜爲金之所畏，金不敢出聲理也。何得水而反閉耶？不知水來尅火，則火必爲水所尅，金雖幸水之尅火，猶恐火之刑金，肺氣隨水氣而下降，金沉於水底，何能自鳴耶？此種瘖啞，乃水抑肺氣而不升，非肺氣之自敗。治法宜揚肺氣，分消其水濕，不治瘖啞而瘖啞自鳴矣。方用發聲湯：枇杷葉五片、貝母二錢、茯苓五錢、百部一錢、蘇葉一錢、麥冬三錢、甘草一錢、玄參五錢、桑白皮三錢。水煎服，一劑聲少出，再劑聲大出矣。三劑全愈。此方宣通肺氣，則肺氣自揚，分消水勢，則火氣自降，火降水消，金無所畏，肺

自心瘖啞門
人有口渴之極，快飲凉水，忽然瘖啞，不能出聲，人以爲心火亢熱也。誰知肺氣之閉乎？夫肺主氣，氣通則聲音響亮，氣塞則聲音瘖啞。蓋肺屬金，金實則不鳴耳。但肺金最惡心火，火來刑金，宜爲金之所畏，金不敢出聲理也。何得水而反閉耶？不知水來尅火，則火必爲水所尅，金雖幸水之尅火，猶恐火之刑金，肺氣隨水氣而下降，金沉於水底，何能自鳴耶？此種瘖啞，乃水抑肺氣而不升，非肺氣之自敗。治法宜揚肺氣，分消其水濕，不治瘖啞而瘖啞自鳴矣。方用發聲湯：枇杷葉五片、貝母二錢、茯苓五錢、百部一錢、蘇葉一錢、麥冬三錢、甘草一錢、玄參五錢、桑白皮三錢。水煎服，一劑聲少出，再劑聲大出矣。三劑全愈。此方宣通肺氣，則肺氣自揚，分消水勢，則火氣自降，火降水消，金無所畏，肺

亦何所顧忌而不鳴哉

此症亦可用冬

扶蘇貝湯

蘇葉三錢、麥冬二兩、貝母三錢、茯苓五錢、水煎服、二劑而聲出

人有勞損弱性、喘嗽不寧、漸漸瘖啞、氣息低沉、人以為肺氣之絕也、誰知是腎水之涸乎、夫肺為腎之母、本生腎者也、肺母自病、何能乳子、腎又不足、日來取資於肺、則子貧而母益貧矣、子母兩貧、伶仃苦弱、氣息奄奄、所謂金破不鳴也、世醫謂金破、必須補土、然而脾胃雖能生金、而補土之藥、多屬陽藥、用陽藥以補土、則陽旺而陰愈消、反有損於肺矣、治法必須大補腎子之水、子富而母自不貧、况肺氣夜歸於腎子之官、將息安寧、勞瘁之肺、忽變為逸樂之肺、而又有津液以供肺母之用、則肺金頓生、自必氣息從容、重施其清肅之令矣、方用助音湯、熟地一兩、麥

冬一兩、北五味子一錢、甘草一錢、蘇子一錢、天門冬二錢、貝母三分、款冬花五分、沙參五錢、地骨皮三錢、水煎服、二劑而喘少平、四劑而嗽少止、連服二十劑、聲出矣、再服二月、斷不瘖啞也、二月後、前方加人參五分、山藥一兩、茯苓二錢、再服半年、可變瘖怯為平人矣、此方補腎之中、意仍注於補肺、然補肺之中、仍是補腎、所以能收已敗之功、克奏將壞之績也、

此症亦可用雷

錢湯治之

熟地五錢、款冬花一錢、山藥二錢、麥冬五錢、地骨皮五錢、貝母蘇子各一錢、山藥茯苓各三錢、百部三分、水煎服

人有口渴之甚、舌上無津、兩唇開裂、喉中乾燥、遂至失音、人以為肺火之旺也、誰知心火大旺乎、夫肺屬金、最畏者心火之尅肺也、金氣已衰、心中之火過於大旺、未免刑金太甚、煨煉銷燬、金無清肅之氣、惟有焚化之形、欲求其音聲之踈越、何可得耶、治

法必須瀉心火之有餘滋肺金之不足則火易息而肺可安矣
 雖然又不可徒瀉心火也蓋心之所以有餘者實因腎水之不
 足耳水衰不能制火火得遂其炎上之性倘不補水而徒瀉其
 火則火無水制服寒涼之藥反增其助火之焰所謂因激而成
 其橫也方用黃連三錢麥冬五錢玄參五錢生地五錢桔梗三
 錢甘草二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聲出二劑聲响不必三
 劑方名鳴金湯瀉火而補腎存其中全不見補腎仍是救肺之
 藥蓋肺腎為子母救肺正所以生腎水也腎水生而心火降矣

此症用加味元
冬湯亦可治

元參一兩丹參三錢麥冬一兩北
五味子一錢水煎服十劑全愈

瘟疫門

世有城市之中鄉村鎮店之處傳染瘟疫多至死亡其症必頭痛
 眩暈胸膈膨脹口吐黃痰鼻流濁水或身發紅斑或髮如焦黑
 或嘔涎如紅血或腹大如圓箕或舌爛頭大或脇痛心疼種種
 不一象形而名人以為天災流行誰知皆人事召之也此症雖
 奇奇怪怪不可執一而論然皆火熱之毒不宜鬱而成之耳蓋
 火性炎上鬱則火氣不伸拂抑其性蘊藏於腹中所以大閉作
 熱熱閉成毒其由來者非一日也治法自宜大瀉其火毒以快
 泄其鬱悶之氣第瀉火之藥未有不寒者也不用表散之
 味遽用寒涼火轉閉塞而不得達適所以害之也故必須於散
 中用瀉則疫去如掃耳方用散瘟湯荆芥三錢石膏五錢玄參
 一兩天花粉三錢生甘草一錢黃芩二錢陳皮一錢麥芽二錢

神曲三錢、茯苓五錢、水煎服。一劑病輕、二劑病又輕、三劑全愈。此方瀉肺胃之火者、以瘟疫之熱、多是二經之火也。用荆芥以助石膏、黃芩瀉火而又散火也。火散則熱發於外矣。火瀉則毒化於內矣。火解毒消、瘟神疫鬼、何能作祟哉。

余又聞南陽張真人之教、謂瘟疫自來無方、然方亦可豫定、以瘟病皆熱症也、去火退熱、解邪逐穢、未嘗不可於難定之中、以定一可救之劑也。其方用大黃一錢、荆芥一錢、生甘草一錢、柴胡、蒼朮、川芎各一錢、白芷五分、水二碗、煎八分、一劑回春。此方較散瘟湯少異、然散火為主、其意正同。瘟疫治法、不可拘執、又誌此方於後、以便治疫者之採擇也。

伯高太師別號懷真子傳鐸元天苦救湯治前瘟疫亦甚效并附於後

苦參五錢元參一兩天花粉五錢三味水煎服服一劑必無性命之憂

又云偶傳瘟疫、眼角忽然大腫、身子驟發寒熱、喉嚨大脹作痛、數日之後、即鼻中出血、口出狂言、見人罵詈發渴、若飲之水、則又瀉痢不止、不過半月、其人即亡。一見眼角發腫、即用七星湯治之、一劑即愈。若至瀉痢、此方不可救矣。方另用加味木苓湯救之、痢止則生、否則不救。寧傳方以防疫、不可有疫而無友、故聲述之、不敢隱也。二方載後。

七星湯治傳染瘟疫、眼角忽然大腫、身驟發寒熱、喉嚨大脹作痛、罵詈發渴。

玄參麥冬各一兩、天花粉三錢、甘草一錢、荆芥二錢、神曲一錢、桔梗二錢、水煎服。若鼻中出血、加犀角一錢、切不可用升麻代之、寧用黃芩一二錢、

加味木苓湯治前症瘟疫、鼻中出血、後飲水瀉痢、

白木五錢、茯苓一兩、管仲一兩、甘草二錢
車前子五錢、水煎服、痢止則生、否則不救

種嗣門

男子有交感之時、婦人正在興濃、而男子先痿、陽事不堅、精難射
遠、人以爲命門之火衰也、誰知陽氣之大虛乎、夫氣旺則陽旺、
氣衰則陽衰、此氣也、乃五臟之真氣、非止命門之火也、蓋命門
原有先天之火氣、然蓋五臟後天之氣、不能生、世人戕賊五臟、
因而命門之火氣不旺、隨五臟之真氣、而消磨矣、又安能助命
門之火乎、此所以半塗先痿也、治法似宜急補五臟之陽氣也、
然而五臟不必全補也、但補其脾腎之氣、若心若肝、若肺之氣、
自旺、五臟氣旺、而命門之火、欲不旺得乎、方用助氣仙丹、人參
五錢、黃芪一兩、當歸三錢、茯苓二錢、白朮一兩、破故紙三錢、杜
仲五錢、山藥三錢、水煎服、連服四劑、氣旺、再服四劑、氣大旺、自
然久戰、可以壯陽、洩精可以射遠、玉燕投懷矣、此方補氣、絕不

補陰以病成於陽衰則陰氣必旺若兼去滋陰則陽氣無偏勝之快矣方又不去助火蓋氣盛則火自生若兼去補火則陽過於勝而火炎復恐有亢烈之憂反不種子矣此立方之所以妙也

此症用火龍丹

長服亦佳

人參五兩白朮五兩巴戟天杜仲兔系子麥冬各五兩肉苁蓉一大枚破故紙遠志肉桂各二兩黃芪八兩當歸三兩北五味一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酒送五錢服一月即陽舉可以久戰矣

男子有泄精之時止有一二點之精此等之人亦不能生矣人以為腎水之虧誰知是天分之薄乎夫精少之人身必壯健予謂天分之薄誰其信之殊不知精少者則精不能盡射於子宮得天之厚者果如此乎天既予人以薄醫欲逆天而予人以厚似乎不可得之數矣然天心仁愛人苟有遷善之心醫即有種子

之法蓋精少者雖屬之於天未必不成之於人也恃強而好用其力苦思而過勞其心多食而反傷其胃皆足以耗精也苟能淡漠以死其心節少以養其胃益之補精添髓之方安在精少者不可以多生乎鐸得逢異人秘傳實有添精神術今著書至此不敢隱忍不傳傳之以救萬世無子之人也方用生髓育麟丹人參六兩山茱萸十兩熟地一觔桑椹乾者一斤鹿茸一對龜膠八兩魚鱉四兩兔絲子四兩山藥十兩當歸五兩麥冬六兩北五味三兩肉苁蓉六兩人胞二個柏子仁二兩枸杞子八兩各為細末蜜搗成丸每日早晚時用白滾水送下五錢服三月精多且陽亦堅安有不種子者哉此方妙在純用填精益髓之味又無金石之犯可以久服而無害不特種子而得八元兼可延齡而至百歲即名為百歲丹何不可者

此症用添精嗣續丸長服亦甚佳

人參鹿角膠龜板膠山藥枸杞子各六兩山茱萸肉麥冬兔絲子肉從蓉各五兩熟地黃魚鱉炒巴戟天各八兩北五味一兩柏子仁三兩肉桂一兩各為末將膠酒化入之為丸每日服八錢服二月多精而可孕矣

男子有精力甚健入房甚久泄精之時如熱湯澆入子宮婦人受之必然吃驚反不生育者人以爲久戰之故使婦女興闐以致子宮謹閉精不得入熟知不然夫胎胞居於心腎之間喜溫不喜寒然過寒則陰疑而胎胞不納過熱則陽亢而胎胞難受交感之際婦人胎胞之口未有不啓安有茹而吐之乎惟是過於太熱則口欲閉而不能中欲受而不得勢不得不棄之於外以享其清涼之快矣是以婦人坐娠數十日經來者正坐於受胎而復墮非外因之傷乃精熱之自難存養也然則欲胎氣之永固以宜瀉火之有餘矣而火不可瀉瀉火必致傷胃反無生氣

何以種玉乎治法但補其腎中之水生水旺而火自平方用平火散熟地一兩玄參五錢麥冬三錢生地二錢丹皮二錢山藥三錢金釵石斛三錢沙參三錢水煎服連服十劑精不過熱與婦女交接便可受胎且慶永安也此方補陰而無失寒之虞瀉火而有生陰之妙無事解氛自獲退炎之益宜男之道卽在於斯何必加知母黃柏大苦寒之藥以求奏效哉

此症用鎮陽丸長服亦佳

熟地八兩生地茯苓麥冬山藥地骨皮沙參各四兩牛膝天門冬車前子各二兩玄參八兩各爲末蜜爲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五錢服一月而精溫和可以納矣

男子有泄精之時寒氣逼人自難得子人以爲命門之火衰極誰知心包之火不能助之耶蓋命門之火生於下必得心包之上火相濟則上下相資溫和之氣充溢於骨髓之中始能

泄精之時、無非生氣、倘命門有火、以興陽、而心包無火、以濟水、則命門之氣散、安能鼓其餘火、發揚於精管之中哉、世人治法、但去助命門之火、不去益心包之焰、則精寒不能驟復、必難受胎矣、方用溫精毓子丹、人參二兩、肉桂一兩、五味子一兩、兔絲子三兩、白朮五兩、黃芪半斤、當歸三兩、遠志二兩、炒棗仁三兩、山茱萸三兩、鹿茸一對、肉蓯蓉三兩、破故紙三兩、茯神二兩、柏子仁一兩、砂仁五錢、肉果一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酒送一兩、服一料、精變為溫矣、夫無子因於精寒、今精寒易為精熱、安有罷態之無夢者乎、况此溫中有補、雖助心包之炎、仍是益命門之氣、二火同溫、陽春遍體、謂不能生子者、吾不信也。

此症用勝寒延嗣丹長服亦效

人參六兩、白朮黃芪兔絲子巴戟天鹿角膠淫羊藿各八兩、附子一箇、茯苓炒棗仁各四兩、山藥六兩、遠志肉桂各二兩、炙甘草一兩、廣木香五錢、肉蓯蓉一大枚、各為末、蜜為丸、每日早晚各服三錢、服兩月、精熱而孕矣、附子用生甘草三錢、煮湯一碗、泡透切片微炒熟。

男子有精滑之極、一到婦女之門、即便泄精、欲勉強圖歡、不可得、且泄精甚薄、人以為天分之弱也、誰知心腎之兩虛乎、夫入房可以久戰者、命門火旺也、然作用雖屬於命門之火、而操權實在於心宮之火、蓋心火乃君火也、命門之火相火也、心火旺則相火聽令於心君、火衰則心火反為相火、所移權操於相火、而不在君火矣、故心君之火一動、相火即操其柄、心即欲謹守其精、相火已暗送精於精門之外、至於望門泄精者、不特君火衰極、相火亦未常盛也、治法補心火之不足、不可瀉相火之有餘、蓋瀉相火、則君火益衰耳、方用濟火延嗣丹、人參三兩、黃芪半

斤巴戟天半斤、五味子三兩、黃連八錢、肉桂二兩、當歸三兩、白朮五兩、龍骨一兩煨、山茱萸四兩、山藥四兩、柏子仁二兩、遠志二兩、牡蠣一兩煨、金櫻子二兩、芡實四兩、鹿茸一具、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一兩、不拘時服一月、即改觀、服二月、可以堅守、服三月、可以久戰、服一年、如改換一人、此方心腎兩補、不專尚大熱之藥、故可久服延年、非惟健陽生子、但服此藥、必須堅守、三月不戰、始可邀長久之樂、否則亦不過期月之壯、種子於目前已也。

此症用補天育麟丹亦佳妙

鹿茸一具、人參十兩、山茱萸熟地肉苁蓉巴戟天各六兩、炒白朮炙黃芪淫羊藿山藥芡實各八兩、當歸蛇牀子兔絲子各四兩、柏子仁肉桂各三兩、麥各五兩、北五味瑣陽各二兩、人胞一箇、火焙海狗腎一根、蛤蚧兩條、黃連一兩、砂仁五錢、各為末、蜜為丸、每日早晚各送五錢、服二月、可以久戰生子矣、無海狗腎可用大海馬二箇代之、不用蛇牀子、可用附子

七錢代之、附子用甘草三錢、煮湯泡浸製

男子身體肥大、必多痰涎、往往不能生子、此精中帶濕、流入子宮、而仍出也、夫精必貴純、濕氣雜於精中、則胎多不育、即子成形、生來亦必夭殤、不能永壽者也、凡人飲食原該化精、而不化痰、今既化為精、如何有濕氣入之、不知多痰之人、飲食雖化為精、而濕多難化、遂乘精氣入腎之時、亦同羣共入、正以遍身俱是痰氣、腎欲避濕而不能也、濕既入腎、是精非純粹之精、安得育麟哉、治法必須化痰為先、然徒消其痰、而痰不易化、蓋痰之生、本於腎氣之寒、痰之多、由於胃氣之弱、胃為腎之關門、非腎為胃之關也、內經年久、譌寫誤傳、世人錯認、腎為胃之關門矣、胃氣先弱、不能為腎閉其關門、腎宮又寒、內少真火之運用、則力難燦乾濕氣、水泛為痰、亦且上浮、而不止下降矣、故治痰必當

治腎胃之二經，健其胃氣，而痰可化，補其腎氣，而痰可消矣。方用宜男化育丹，人參五錢，山藥五錢，半夏三錢，白朮五錢，芡實五錢，熟地五錢，茯苓一兩，薏仁五錢，白芥子三錢，肉桂二錢，訶黎勒五分。益知一錢，肉豆寇一枚，水煎服。服四劑而痰少，再服四劑，痰更少。服一月而痰濕盡除，交感亦健，生來之子，必可長年。蓋此方補腎者十之三，健胃者十之七。胃健而脾更健，以胃強能分消水氣，何濕之入腎乎？腎又氣溫，足以運用，即有水濕之入腎，自能分泄於尾間，則精成爲純粹之精，生子全美，必然之理也。

此症用純一丸
長服亦妙

白朮山藥芡實各二斤，薏仁半斤，肉桂四兩，砂仁一兩，各爲細末，蜜爲丸，每日服一兩，服一月，即可得子。

男子有面色痿黃，不能生子者，乃血少之故也。即或生子，必多乾

瘦，久成兒癆之症。人以爲小兒不慎飲食之故，或歸咎於生母乳汁之薄，誰知父無血以予之乎？世人生子，動曰父精母血，不知父亦有血也。夫血氣足而精亦足，血氣全而精亦全。爲父者氣有餘而血不足，則精之中自然成一偏之精，雖倖成形，烏能無偏勝之病哉？先天無形之血，能生後天有形之血也。若後天有形之血，何能生先天無形之血乎？故雖食母之乳，吞肥甘之物，終不能生兒之血，以全活之也。然則爲父者少血，烏可不亟爲補之哉？惟是血不能速生，必補其氣。蓋血少者，由於氣衰，補氣生血，又何疑乎？方用當歸補血湯，黃芪五錢，當歸一兩，熟地五錢，水煎服。夫補血宜用四物湯矣，今不用四物湯者，正嫌四物全是補血，而不補氣也。若補血湯名雖補血，其實補氣，原方用黃芪一兩，當歸五錢者，重在補氣，而輕在補血也。我今用當

歸爲君用黃芪爲臣佐之熟地之滋陰是重在補血輕在補氣
自然氣以生血而非血以助氣氣血兩旺無子者易於得子根
深本固寧至有夭殤之歎哉

此症用滋血繩振
丸長服亦效

黃芪二斤當歸麥冬熟地巴戟天各一斤各爲末蜜爲丸每
日早晚白滾水送下各五錢服二月血旺生子必長年也

男子有懷抱素鬱而不舉子者人以爲命門之火不宣也誰知心
肝二氣之滯乎夫火性炎上憂愁則火氣不揚歡愉則火氣大
發而木性條達摧阻則木氣抑而不伸悠揚則木氣直而不屈
處境遇之坎坷值人倫之乖戾心欲怡悅而不能肝欲坦適而
不得勢必興盡致索何風月之動於中房帷之移其念哉久則
陽痿不振何以生子雖然人倫不可變境遇不可反而心氣實
可舒肝氣實可順也吾舒其心氣則火得遂其炎上之性吾順

其肝氣則木得遂其條達之性矣自然木火相通心腎相合可
以久戰以消愁可以盡歡以取樂宜男之道亦不外於是矣方
用忘憂散白朮五錢茯神三錢遠志二錢柴胡五分鬱金一錢
白芍一兩當歸三錢巴戟天二錢陳皮五分白芥子二錢神麴
五分麥冬三錢丹皮三錢木煎服連服十劑鬱勃之氣不知其
何以解也因鬱而無子鬱解有不得子者乎方中解鬱未常無
與陽種王之味倘改湯爲丸久服則鬱氣盡解未有不得子者
也

此症用適興丸
長服亦佳

白芍一斤當歸熟地白朮巴戟天各八兩遠志二兩炒棗仁
神麴各四兩柴胡八錢茯神六兩陳皮八錢香附天花粉各
一兩各爲細末蜜爲丸每日白滾水送
服四錢服一月懷抱開爽可以得子矣

男子有天生陽物細小而不得子者人以爲天定之也誰知人工

亦可以造作乎。夫陽物有大小者，世分為貴賤，謂貴者多小，賤者多大，造物生人，歎於此必豐於彼，雖然賤者未常無小，貴者未常無大，蓋人之陽物修偉者，因其肝氣之有餘，陽物細小者，由於肝氣之不足，以陰器為筋之餘也。又屬宗筋之會，肝氣旺而宗筋伸，肝氣虛而宗筋縮，肝氣寒則陰器縮，肝氣熱則陰器伸，是陽物之大小，全在肝經盛衰寒熱之故也。欲使小者增大，要非補肝不可，然而腎為肝之母，心為肝之子，補肝而不補其腎，則肝之氣無所生，補肝而不補其心，則肝之氣有所耗，皆不能助肝以伸其筋，助筋以壯其勢，故必三經同補，始獲其驗矣。方用奪天丹、龍骨二兩，酒浸三日，然後用醋浸三日，火燒七次，用前酒醋汁七次，焯之。驢腎內外各一具，酒煮三炷香，將龍骨研末，拌入驢腎內，再煮三炷香，然後入人參三兩，當歸三兩，白芍三兩，補骨脂二兩，兔絲子二兩，杜仲三兩，白朮五兩，鹿茸一具，酒浸透切片，又切小塊，山藥末炒，五味子一兩，熟地三兩，山茱萸三兩，黃芪五兩，附子一兩，茯苓二兩，柏子仁一兩，砂仁五錢，地龍十條，各為細末，將驢腎汁同搗如汁，乾可加蜜，同搗為丸，每日早晚用熱酒送下，各五錢，服一月，即見效，但必須堅忍房事者兩月，少亦必七七日，具大而且能久戰，射精必遠，含胎甚易，半世無兒，一旦得子，真奪天工之造化也。

鐸傳方至此，不畏犯神明之忌者，不過欲萬世之人，盡無絕嗣之悲，然天下人得吾方，亦宜敬畏為心，生兒為念，慎莫戲媮，縱慾，倘自耗其精，非惟無子，而且獲癆瘵之病，鐸不受咎也。

此症用展陽神丹亦

奇絕，并傳於世。

人參六兩，白芍當歸杜仲麥冬巴戟天各六兩，白朮兔絲子熟地各五兩，肉桂牛膝柏子仁破故紙各三兩，龍骨二兩，醋

燂瑣陽二兩蛇牀子四兩覆盆子淫羊藿各四兩驢鞭一具
人胸一箇海馬兩對蛇蝎十條附子一箇肉苁蓉一枝鹿茸
一具照常製各為末蜜為丸每日酒送下五錢服二月改觀
三月偉然可以久戰而生子矣但必須保養三月始驗否則
無功

心驚然天不人壽吾衣衣宜婦男心土與氣念則更思氣
其具半甘燕鼠一具壽平並藥天工之益非也
其車漆兩尺小衣為子少則大而且指火燥燥絲及鼓合組
其味甘早藥用燕鼠發不各正餘服一以酒見效也
除壯補十補各為味末味膠膠竹同燕鼠竹鍊何味靈同其為
其黃三兩黃蓮正兩附子一兩芩苓三兩餘子一兩餘子正
其味苦酸以水又皮小膠山藥末越正和子一兩鍊此三兩山

辨證錄卷之十終

二兩餘子二兩餘子二兩餘子二兩餘子二兩餘子

